

人之初书系

文坛风景

我与当代作家

◎ 张守仁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文坛风景

——我与当代作家

张守仁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风景:我与当代作家/张守仁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6

ISBN 7-5008-2812-8

I. 文…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84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公大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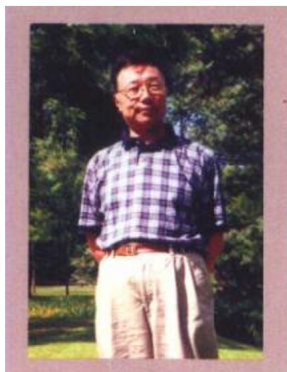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2.25

定 价: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 守 仁

1933年9月，我出生于长江口崇明岛上，是个赤着脚到河沟里捞鱼摸虾的野孩子。先后毕业于南京外语专科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副刊、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做文学编辑工作。因编发了《高山下的花环》、《公开的情书》、《张铁匠的罗曼史》、《相见恨晚》、《白马》等多部获奖作品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并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40年的编辑、翻译、写作生涯，与众多作家、学者的深厚友谊，使我写出了《文坛风景》这本书，让读者看了能知道作品之外作家们的苦难与艰辛、趣闻与轶事。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选对了职业。

人之初书系缘由

王建勋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的老话儿，欧美则不然，他们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不停地检讨——向上帝赎罪。无论是性善说还是原罪论，当他走到生命的尽头，盖棺论定时，都将或为人或为鬼，或半人半鬼非人非鬼。无论成人成鬼，半人不鬼，都是由他活着的时候游走过的那段社会历史造成的，环境使然。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英雄造时势是昏话。圣明如耶稣者尚且不能给他的子民指明前行方向（见《旧约·出埃及记》），遑论肉身凡胎、吃五谷杂粮之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摸着石头过河”稳当些。

河里的石头因急流的冲刷，形态各异，并在表面留下河的唇吻。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演进，也会在每一个经历其间的人的身上刻下印痕。如果把每一块带有

“唇吻”的石头都从河里摸出来，依序排列在岸上，过去的事不就再现了吗？如此鲜活的史书，对身历其境者是旧梦重温，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应该成为警戒之册。人之初书系无力把那些“石头”全部收集，但部分地再现，悉心地珍藏，还是有望的。这就是我去年春末夏初之际萌发编这套书系的初衷。

我们的老祖宗有勒石刻碑的传统，借以怀人纪事，始作俑者，秦始皇帝。此风延绵几千年流布至今，镏金烫银，花岗大理，后来居上，青胜于蓝。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记录呢？立在陕西乾县苍莽雄浑的黄土地上的武则天的墓碑，栉风沐雨越千年了，它一反传统，素面朝天，引来多少赞叹、嘲讽和诅咒，“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为其一。前些年慕名前往，陪我去的一位当地名士也很欣赏这句赞词，我看则未必。武氏临闭眼前的最后一个异动，不过尔尔，矫情罢了。无字碑和有字的书，承载着多少光荣与梦想，苦难和奢华。透过重重雾障，努力读出一个“真”字，多少代读书人为之穷经皓首，青灯古卷，坚此不疲。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至今仍镌刻在中央党校的影壁上熠熠泛光。这四个字从上个世纪延安时期流传至今已有经年，知行合一，相距甚远。因此，真实地把你刻骨铭心的那段光阴，操董狐之笔刻录下来，不矫言，不饰过，不因尊伟而避讳，不因宵小而加恶，这是我约稿时向每一位作家申明的首要条件。惟其如此，才能流播远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是从自爱的角度阐发的生命观。如果把它推己及人，扩大到同样善

待别人的身家性命，世界大同的日子恐怕也就为时不远了。去年“9·11”的惨剧和最近频频发生的“肉弹”袭击，在在说明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极端漠视和残忍，已超越了国界，首先“世界大同”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生灵涂炭，视民如草，这类惨烈的人祸还要为非作歹到何时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把你生命长河中回旋、激荡得最动人心魄的那段湍流改道过来，注入“人之初”，滚滚东流去的大江大河会因你的慷慨而更加充盈，愈显浩荡。

用《三字经》的起首命名这套书系，是想循着以德治书的路子从祖先的德行中挖出若干可以古为今用的东西。人之初时，肉身赤子，不会说话，也没有想法，纯洁无瑕得令每一个成年人无比钦羡，并勾出对自己金色童年的深切怀想。那个小小的人儿，要求不高，温饱而已，得到的却是竭力呵护，宠爱有加。为什么后来却会遇到那么多的幸与不幸？环伺人之初时的温馨、祥和，为什么不能陪伴他终生，直至永远？

2002年2月

目 录

人之初书系缘由 / 001

·追思与怀念·

文坛精英劫后大聚会 / 003

徐迟, 拥抱科学的诗人 / 009

汪曾祺素描 / 016

怀念荒煤 / 028

文坛伯乐冯牧 / 032

风范垂千秋

——悼念王佐良教授 / 037

忆吴伯箫 / 040

记翻译家赵萝蕤教授 / 042

逆境中的坚守

——悼余易木 / 047

目 录

一个遗憾的弥补

——怀张弦 / 053

回忆青年诗人骆一禾 / 057

苇岸与大地同在

——为纪念年轻散文家逝世一周年而作 / 061

祭亡友文

——献给《偶像》作者张玲 / 064

附录：偶像 / 071

在茅盾的家乡 / 077

我所知道的邓拓与《燕山夜话》 / 081

·友谊与心声·

冯骥才的半天 / 103

张贤亮侧影 / 106

邓刚——海的征服者 / 111

目 录

苦难结出了硕果	
——记从维熙 / 119	
与台湾作家畅忆故乡 / 123	
唐敏印象 / 128	
梦园,也是听香园 / 137	
与诗人晓白寻找勿忘我 / 141	
程乃珊的微笑 / 146	
祖芬,永远的童心 / 151	
杂记铁凝 / 160	
和王元化相处的日子 / 168	
管桦竹 / 174	
贾平凹与我谈散文创作 / 180	
黎汝清的心声 / 183	
我的挚友张一弓 / 186	
长江之子——徐刚 / 195	

目 录

雪波和沙漠 / 199

我所认识的肖亦农 / 203

建功,平民化的写作方式 / 209

井冈花市夜话香

——与崔道怡谈小说创作 / 216

博学多才的业余作家

——王星泉 / 220

我在孙犁家里 / 226

与王蒙的交往 / 230

我与李存葆和他的《高山下的花环》 / 242

·文事杂记·

作家的书画 / 263

作家的收藏 / 268

嗜酒者戒 / 273

目 录

- 《小村》通信两封 / 276
- 关于《我认识的鬼子兵》的通信 / 284
- 与张禹书 / 288
- 我与《牛虻》 / 291
- 深水与浅河
- 参与文学翻译评奖工作有感 / 299
- 《屠格涅夫散文选》译后记 / 303
- 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
- 读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 / 312
- 萌娘的笔是一枝魔棒
- 跋《秋天的钟》 / 315
- 漂在心河里的灵魂
- 跋赵翼如散文集《倾斜的风景》 / 318
- 故乡是精神家园
- 《祖父是一粒粮食》序 / 320

目 录

心中的绿地

——《领着自己回家》序 / 323

有味道的短篇

——《老白的枪》序 / 326

敬畏自然,爱惜生命

——《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编后感言 / 329

美丽一生

——读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 / 332

西部小说的佼佼之作

——略谈《流浪家族》 / 335

读者来信 / 337

五次作代会日记 / 342

话说《十月》 / 362

追思与怀念

文坛精英劫后大聚会

1977年底,《人民文学》杂志在主编张光年的主持下,召开了大型座谈会。那是文坛精英劫后的第一次大聚会。周扬、茅盾、夏衍、冯乃超、林默涵、曹禺、曹靖华、周立波、吴组缃、徐迟、曲波、韦君宜、雷加、草明、柯岗、蔡仪、王愿坚、逯斐、周而复、阮章竞、叶君健、唐弢等一百多位名作家参加了会议。我也有幸参加了那次会,听了作家们对“四人帮”义愤填膺的声讨。那本来是一次在京文学工作者的集会,正巧上海的峻青来京住在厂桥,也被邀请与会。12月28日上午,峻青在会上做了激动的发言。他说:“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会师了。整整十一年,我们曾经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战友们没有见面了。‘四人帮’扯断了我们的联系,但扯断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今天的盛会就是证明。‘四人帮’对我们的文学战线野蛮摧残,残酷迫害。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身上没有血淋淋的创

伤,哪一个没有辛酸的经历。过早的衰老,过多的白发,过深的伤痕,就是他们的罪证。多少人长期靠边,检查交代,只能眼睁睁看着岁月像水一样流去,无所作为,无比痛苦。老舍、赵树理、杨朔、郭小川、闻捷、海默、陈笑雨……这些老作家、老同志、老朋友被迫害致死,长眠在地下。一想起他们的惨死,我们多么难过。这些好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亲密的战友,中国失去了优秀的作家,广大读者失去了良师益友。这是中国文学的重大损失,这是‘四人帮’的血债!死的死了,活着的也显出了老态,许多朋友相见不相识了,互通姓名之后,惊疑地、久久地注视着对方,半天说不出话来。重逢时我们本应该高兴,可是我们哭了。我们的眼泪里有庆幸,更有辛酸。我们想减轻各自的不幸,却更加重了彼此的痛苦。但我们没有时间悲伤,当前重要的是战斗。让我们带着还没有平复的伤口,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亡友的遗体,拿起笔来,进行战斗!”

12月28日下午曹禺发言。他说:“文革”期间,真是有话说不出,有说不出的忧虑和恐惧,真怕“四人帮”改朝换代,中国大分裂,人民大流血,从此内战不止,天昏地暗。如今毅然决然地粉碎了“四人帮”,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是话剧工作者,多年来在话剧创作上尽了点力量。可是“四人帮”专横跋扈,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棍子、帽子满天飞。江青说,话剧死了,搞话剧的没有好人,搞话剧的都是残渣余孽。许多朋友被他们残酷迫害。我整天提心吊胆,一听见敲门,就怕“四人帮”派人来抓我,把我当做专政对象。我愁眉苦脸,敢怒不敢言,真是闷气呀。在这种残酷压迫下,我常准备挨揪。我心想,这是什么局面!?!早知如